



DENGYAN BANZHANG
HE XIAOKUAZI

瞪眼班长和小侏子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DENGYAN BANZHANGHE XIAOKUAZI

瞪眼班长和小侏子

李 龙 印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瞪眼班长和小侏子

李 龙 印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 字数: 48千

1984年7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500册

统一书号: R10089·276 每册: 0.30元

一九八一年才放暑假，龙叔一家就从内蒙河套迁回老家——北京郊区箭杆河边的河北村来了。

龙叔原是模范教师，因为在北京市模范教师代表大会上和刘少奇同志照过相，文化大革命时就被斗得死去活来，还被开除回村种了庄稼。他一气之下，就逃到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在那儿给人油漆彩画糊顶棚，当了画匠，又娶了媳妇，生了一个小男孩。现在他平反了，过了暑假又能教书了。因此，全家也就搬回来了。这叫叶落归根，水流千里归大海。

京花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天下午就带着梨花毛儿黄眼圈儿小四眼儿狗，沿着箭杆河边，飞也似地往村子西头跑去。

天真热，她的汗珠滴在河堤上，四眼儿伸着舌头喘着气。在河面上咬着尾巴点水的蜻蜓，被她们吓得飞上蓝天；在荷叶上闭目养神的青蛙，被她们吓得扑通扑通跳了河；路上一群雪白的鸭子被她们撵得煽着翅膀嘎嘎叫，一个劲儿地扭搭。

到了龙叔的家，京花一挑东屋的门帘儿，只见龙叔盘腿卧脚坐在炕上，在看一本第六册语文课本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正坐在炕沿上，呼搭呼搭搥着芭蕉扇，京花猜着了，她就是龙婶儿，还有一个小黑小子儿蹲在地上摆弄一把银鞘的蒙古小刀。京花想：这肯定就是小倂子啦。

龙婶见来了客，忙点头招呼，说：“快回家，快回家。”

京花一听，肺都快气炸了：嘿，人家好心好意来看你们，怎么着，倒叫我回家？她抱起四眼儿狗，拍拍她的脑袋，撅着嘴说：“哼，人家不欢迎咱们，咱们走！”

龙叔光着脚丫子下了地，一把拉住她的手，说：“这丫头，脾气倒不小，你没听懂你婶的话？她的意思是让你快进屋。”

“哎呀，真是猴吃麻花——满拧。”京花弄了个大红脸，扭了扭身子，她真是进也不是，退也不能啦。

那个小黑小子倒挺机灵，赶忙溜到京花的身后，用头顶着她的脊背把她顶进屋里来了。

京花一看，这屋子布置得可跟村里的人家不一样。炕上不是铺着光板炕席，而是铺着雪白的羊毛毡子，毡子上还铺着天蓝底儿牡丹花的油布，被褥迭得

四楞见角，还苦着粉底儿黄花被单儿，最可笑的是地上那二联大红柜和栗子色小柜橱，柜架子画着花，双扇门画着山水，花哩唧哨的。

京花觉得小黑小子长得也怪好玩儿的，他个儿不高，胖墩墩的，脸黑里透红，眉毛象两颧黑桑葚儿，眼睛象一对儿小鲫鱼片儿，大脑门儿象戴了一顶黑毡帽头儿，后脑勺儿象扣个小瓢儿，他笑的时候，眼那么一眯，嘴角那么一翘，真象年画里的寿星老儿。

龙婶把京花揽在怀里，抚着她的羊角小抓髻说：“哟，这是谁家的女子娃娃呀？你瞧：大眼睛毛花毛花的，脸蛋蛋有红有白，长得有多喜人。”

京花也不知道她嘀哩嘟噜说的啥。

龙叔说：“她是东头赵干哥的闺女，长得跟她爸爸没走二样，活脱了。”

京花说：“龙叔，前些时，您一个人回来办平反的事儿，您去我们家，我还跟您说过话哪！您的话，跟我说的口音一样，我婶的话，愣声愣气，我支楞耳朵也听不懂。”

“慢慢就懂了。字同音不同，你念几年级了？”

“四年级一班。”

“这么大了，才念四年级？”小黑小子说。

京花急了：“别看我比你高半头，我才十一岁。”

“我也十一岁，属猪的。”

“我属太猪的，我是四月初八生的，你呢？”

“我是五月十五过生日，你叫甚名字？”

“我叫京花，我比你大，你得管我叫姐姐，你叫啥？”

“我叫套生，河套生的。”

“哈哈，……你哪如叫小侉子，多好。”

“你要是去了河套，我们还管你叫小侉子呢！”

龙叔说：“套生，快叫姐姐，以后你俩学习、劳动、玩，好有个伴儿。”

套生立刻歪着头，趴在京花耳边叫了一声“姐！”

京花掏出手绢递给他，说：“瞧你那鼻涕，都过了河，有多埋汰！快擦擦。往后，姐姐管你你不害怕？”

“你又不是麻猴子，能吃人？”

“孩子们给我起个外号叫瞪眼班长。别看他们背地里叫，当面可不敢。”

龙叔忙问：“你咋得了这么个外号？”

京花说：“您不知道我们那个班有多好玩哪！上课就跟飞进教室一群绿豆蝇似的。还有一个叫小嘎子的，数他淘气、调皮，气得杨老师哭了好几回鼻子，真没治。老师管不了，就让我当了班长，谁不听话，谁捣乱，轻的我就瞪眼训他，重的我就用木板敲他们手心，还这么着。”她用大姆指和食指揪着套生的耳朵，用小姆指尖儿在他下颏那儿一勾。

套生问：“姐，这是做甚？”

京花咯咯笑了：“这叫猴剔牙。管得孩子们小猫似的。”

龙叔皱着眉，说：“哎呀呀，老师不敢体罚，拿你当枪使，这怎么行？你学习怎么样？”

“我？门门一百。”京花拍着套生的肩膀说：“开了学，你就上我们那班，谁欺负你，有姐姐呢。咦，小侉子，你这俚话得改，孩子们听不懂。”

龙叔看京花这小大人似的架式，觉得挺可笑。看她那神气的样儿，他心里怪不是滋味的。他不由得端详起这个骄傲的小公主来了。

她身材苗条，却捂个洗得发白的毛蓝裤褂；满头卷发，却系着两根黑缎带；一双大眼挺有神，却闪着瞧不起人的光；刀刻一般楞角分明的嘴，却浮着傲慢的笑。

龙叔说：“京花，你是班长，能不能通知你们四一班学习差的同学来我这儿补课？”

“补课？”

“嗯，每天两个小时。”

“姐，我爸爸把西屋腾出来，又当教室又当小图书馆。”套生拉着京花的手，说：“走，看看去。”

套生推开西屋的门，京花见这大屋子西墙，挂着一块硬纸小黑板。靠北墙，挺大的两个五格书架上全是儿童读物和连环画，还散着一股油墨的芳香，一个

高低柜上，放着一台二十四英吋电视机，新得耀眼。

京花惊奇地问：“哎呀，龙叔哪有那么多钱？”

“爸爸平反，补发的工资有一千大几百呢！他全拿出来买了书和电视啦，打算捐献给咱村小学校。”

京花登登登跑回东屋，拉着龙叔的手，说：“龙叔，您这也是五讲四美呀，真棒！明天我就把学习差的孩子们叫来，一个不少，我也来，帮您管着他们。”她又问：“龙叔，小侉子说的是什么话呀？”

“河套话。”

“河套在哪儿？”

套生用掸子把儿指着全国地图说：“看，这红星星……”

“是北京。”京花抢着说：“就是咱们这儿。”

“从北京往西北走，坐火车，咕咚咕咚——过张家口，过大同，过呼和浩特，过包头，到这这，临河车站下车，就来河套了。你看，这蓝格英英的线线就是黄河，这蓝格英英的网网就是河套。”

京花想说：“哎呀，你走了好几个省啦。”又一想：“这不显得咱北京的孩子少见识吗？”就说：

“哎呀，这河套太偏僻了，保险没北京大，没北京好。我呀，我长大喽，走得要比你远得多，我还要出国呢！”

龙叔笑了：“套生别净说话了，快把河套大西瓜和

河套蜜瓜拿出来，让姐姐尝尝。”

套生拍拍脑袋，说：“瞧我，这么个人。”他赶忙蹬凳子掀开柜盖，抱出一个大西瓜和一个小蜜瓜。他用双手掐着瓜，用劲挤着在耳边听了听又用中指弹了弹，说：“熟的。”他一扔，把瓜扔到爸爸怀里了。

他一蹦，蹦到地上，返身去外屋锅台拿来一把菜刀，把瓜咔嚓一劈两半。又拉开小柜橱的抽屉，拿出一个小勺儿，戳在西瓜瓢上，说：“吃哇。”

京花吓了一跳，心说：“好家伙，这是怎么个吃法呀？”

龙叔说：“河套不象北京，把瓜切成一牙儿一牙儿地吃，是用勺儿挖着吃。”

龙婶把扇子递过去，说：“把籽籽吐在扇子上头。吃哇，绿皮皮、红瓢瓢、黑籽籽，又沙又甜。”

一股香味儿甜香甜香的直往京花鼻子里钻。她一闻，原来那香味是从黄皮白肉的小瓜里散出来的。她不由得拿起小勺儿刮了籽儿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嘿，甜似蜜，真象蜂蜜拌了白糖。

套生说：“这叫华莱士。是河套特产，哪儿也没有。”

京花觉得这一家子，又大方又好客，甬提多热情啦。

吃完了华莱士，套生又把半个西瓜双手捧到京花

面前，她吃了一半儿，咋也吃不了啦，这可为了难。她想：“剩下吧，多不合适？”就硬着头皮，大口大口把半个瓜吃完了。

套生还不依，他只得拍拍肚子，说：“瞧，小肚子鼓溜溜的啦。”

龙婶说：“花花，有你这么个姐姐，婶婶我就放心啦。套生这娃娃人生地不熟，有甚不机密的地方，你就擎指拨他，省得他出狼相。”

京花似懂不懂，胡里胡涂“嗯”了一声。

龙叔说：“你婶说：套生这孩子人生地不熟，有啥不懂的地方，你就只管教给他，省得出洋相。”

京花一挺胸说：“当然啦。”

二

京花这瞪眼班长说话还算数，不知是哄是吓，总之，四一班学习差的学生第二天一早都来了。

龙叔把十二个孩子让到西屋，一人发一本小人书让他们看。

京花觉得奇怪，不是补课吗？看小人书干什么？不过也好，孩子们静悄悄的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。

大约看了二十分钟，龙叔走到黑板前面，说：“哪个同学能把故事讲一遍？”

一个举手的也没有。

龙叔笑着说：“小人书上的字，咱们差不多都学过。可是你们却有好些字不认识，这怎么行？别说长大干四化了，没有文化，上北京连个汽车站牌都不认得，你们说，怎么办？”

一个尖下颏大脑袋的孩子脖子一缩，眼一眨说：“好好学。”

京花脸一绷，说：“小嘎子，好好说，不准出洋相。”

小嘎子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，小声嘟囔道：“哼，瞪眼班长，有啥了不起？”

“你骂谁？”京花凑到跟前，举起背后的小木板。

小嘎子用白眼翻了她一下，一吐舌头。

龙叔说：“我想利用暑假，给同学补补功课，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，两个钟头，愿意吗？”

孩子们错落不一地说：“愿意。”

“好，现在就开始。”龙叔笑着说：“你们谁会玩扑克？”

孩子们抢着举手：“我会。”“我也会。”

“好，咱们分成三组玩。”龙叔把孩子们分成三组，又把套生、京花和自己分到各组里，他把三副硬纸做的扑克牌发到各组里，说：“同学们，这叫认字扑克，咱们玩的是争上游。比如，我出一张牌：山。我下面的人就看自己的牌里有没有和山组成一个字的，比如亦字，就组成山峦的峦，还要读出组成字的音。如果没有，下家就出牌，最后谁的牌先出完，谁就是上游。有不会的，由套生、京花和我辅导，好，玩吧！”

孩子们一片欢呼，大家兴致勃勃玩起来。他们还没见过这么上课的，别提多高兴啦。

小嘎子可巧分在京花这一组，他平时净顾冒傻使

坏了，字认得特别少，这回连玩都玩不成，急得他抓耳又挠腮。可是京花又不容他多想，不是说：“笨货，快出牌。”就是说：“你呀，嘎劲儿哪儿去了？”小嘎子有时伸着脖儿看看左右邻居的牌，京花就给他来个猴剔牙。这样三说两弄地把小嘎子弄烦了。他明着惹不起京花，就转着眼珠想嘎主意。

他一低头，看见身旁的书包，忙悄悄从里面取出蝈蝈笼，他把蝈蝈抠出来，两个手指头捏着，从背后放到京花的小抓髻上。那蝈蝈一见亮光，竟振着翅儿蝈蝈地叫起来了。

孩子们哄地笑了。

京花听见蝈蝈叫声，转着脑袋左寻右找，就是找不着。孩子们笑得更响了。

小嘎子双手乍撒着，在京花背后做着鬼脸，京花一回头，见他那模样，这才明白是谁捣的蛋。她用左手一探，一下把蝈蝈捏在手里，右手把小嘎子的腕子一拧，背在身后，膝盖象捣蒜一样咚咚直捣小嘎子的腰。

龙叔赶忙过来劝解：“京花，这是上课，不能这样。”

“他捣乱，赖我？”

“给我蝈蝈，你都快捏死了。”小嘎子心疼地叫。

“你的，你能叫它答应吗？”京花把蝈蝈举在头顶，掂着脚尖。

“快给我！”小嘎子抱着京花的腰，喊着。

“哼！”京花叭地把蝈蝈摔在地上，一跺脚把它踩成肉泥烂酱了。

小嘎子跳着脚嚷：“你赔，你赔！”

“赔？我赔（陪）你坐着还没功夫呢！”

小嘎子象一头发怒的牛，用头猛地顶过去，把京花顶了一个屁股墩儿，他愤愤地说：“瞪眼班长，瞪眼班长，有你，我就不念书了。”说完，把书包往肩一抡，啐了一口，扬长而去。

套生在后面赶忙追他，小嘎子蹿到河边，扑通跳下河，头顶着书包，踩着水游到对岸，跑了。

龙叔气得直甩手，脸也白了。京花拍打屁股上的土，梗着脖子，喘着气。

套生进了屋，指着京花的鼻子说：“你，你，太不象话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我管他不对？你追他，那是你勤，少他这个臭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？”京花粗脖子大嗓门儿地喊。

“京花，我这是在上课。他不会，才让他来这儿补课。可你呢？左一句损话，右一个猴剔牙，这是帮助同学的态度吗？”

套生气得手都抖了：“你张嘴就骂，举手就打，这叫干甚？谁希罕你这样儿？”

京花见龙叔不支持自己，也觉得没意思。套生的话更使她的脸没处搁了，她背起书包，慢慢走到门口，一回头，哭道：“我还没受过这夹板气呢，哼，你们以后用八抬大轿请我，我也不来了。”

套生说：“爱来不来！甚姐姐？坏事包儿！”

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：“叫她走，谁希罕她这瞪眼班长。”

“动不动就打人，骂人，没她更省事。”

“哼，就她能，谁也不如她！”

龙叔看着京花的背影，听着孩子们的议论，陷入沉思之中。

三

龙叔这次平反后，分配在本村中心小学校，教的就是京花她们这一班。校长跟龙叔讲了这个乱班的情况，龙叔感到又高兴又棘手，所以他就利用暑假给学习差的同学补课，使他们能尽快地赶上其他同学。没想到补课的第一天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。这，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。他想，以后我还要进行一系列教学改革，还要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，京花这种班长，将会给他的改革带来一定困难，取消她这个班长当然是最省事不过了。然而，这女孩子的自尊心非常强，且又精明强干，这样做，将会给孩子的心灵带来伤害，不能简单从事，要发扬她的优点，要用教育改变她的性格和思想，使她克服缺点。

龙叔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套生，这孩子和京花的脾气正相反，用他这个“柔”，去克京花这个“刚”，用套生去影响京花，将是最好的教育方法。

龙叔把套生叫来，说：“套生，还找京花姐姐玩去不？”